

文 學 叢 刊

草 原 上

劉 白 羽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生 活

有版權

定價八元五角

草原上

劉白羽作

發行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路一弄八號

重慶路一四五號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金文集

第五十六冊

夢之谷	蕭	乾	環天的冰雪	靳以
砂丁	巴	金	草原上	劉白羽
憎恨	端木蕻良	中	兒童節	洪
苦難	沙汀	短篇	十月十五日	蕭軍
牛車上	蕭紅	短篇	竹刀	蕭軍
生人妻	羅淑	短篇	刻意集	陸蠡
野鳥集	陀	短篇	原野	何其芳
鹽的故事	蹇先艾	短篇	無題草	曹禺
				曹葆華
				詩集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
三十七年八月三版

目 錄

黑.....	一
沒有春天的地方.....	四三
草原上.....	七三
草紙廠.....	一二九
冰天.....	一六九
病.....	一九五

黑

一

阿七趕着兩條牛走過去……

霧正沿着山壁下流。空中，有的地方露出一片藍湛湛的巖石，有的地方就只白茫茫的，深深淺淺，膿一樣攪成一片。這會，還似乎是漸漸往稀薄裏剝。這條小路靠岩那半，就有些個針樣橫戳在頭頂上的老松樹，露出來……雖然是那麼濕漉漉的，沒多大勁，很懶，很疲倦；風一來，可就擺呀擺的，像一隻手，把掛在松針上的霧，撕着，扯着，往下扔，往下掃。

噠，噠，……噠，……噠，……

這牛蹄子慢慢踩在濕的石板上的聲響，也隨着往下滾。下面是深深的山峽，也給霧蓋着。那裏髣髴更濃一點。大概所有的烟霧，都流到那兒排擠着。像籠屨帽上的白蒸氣，一會，又想往上冒。

『呵噉……呵噉……』

阿七喊着。一面折了條荊條，撻着花牛的屁股。花牛，就不耐煩的把尺來長的尾巴亂甩起來。脚下，緊蹣了兩步。肥胖的，剛剛要垂到腳踝上去的肚子，就掙了兩下……

這一些聲響，一溜進山峽中的濃霧去，就消沒了。

往上瞧……霧只剩下蟬翅膀那麼薄的一層兒，裹着山尖。在一轉眼的工夫，也許就沒影了。山楞綫，非常突怪的岩石，以及岩石上寄生的小聚柯，山楂柯……全洗刷了一遍似的，紅的真紅，綠的真綠，一下就都跳上來了。風微微一颺，柯子亂搖一陣。

霧雖然落着，太陽并沒閃上來。空中，還到處有着游浪一般的浮雲。

山路，那麼曲曲折折順着山邊往霧裏拐……

咕喔……咕喔……

鷓鴣鳥悠然自得的在頭上喊了兩聲。

阿七摔了一下鼻頭上的鼻涕。順手檢了一小塊石頭，往樹上拋去……樹葉一顫，那灰黃色的鷓鴣，就撲的扯開翅膀，向峭壁頂上的叢林飛去。一會，那裏會熱鬧起來了，一隻，兩隻……十隻，嚇你聽，咕喔……咕喔……咕喔……咕喔……

他仰着頸頸楞了半天。峭壁太高，太陡了。忽然頸頸抽了根筋去一樣，酸痛起來。等他再拾起那條荊條，牛却早沒影了。隔着突然轉過彎子去的山壁，聽得見噠，噠……不那麼欣快的聲音，在那面響。

跑了幾步。阿七擺着翹起尖來的山鞋，唱：

哦呵……嚇……

天邊呀——一顆星，

落下來的汗珠也亮晶晶！

亮晶晶……

哦呵……嚇……

扒完了火坑又是一更！

……
唱着，唱着……他的心就有點酸，皮膚上，也就似乎泛過一陣子麻痺，輕輕的。

……
深夜鑽在竈炕邊上的情景，像一道不吉祥的黑影。像一條堅韌而又富于彈力的帶子。從眼前掠過，一直，一直……沒入靈感的深邃，深邃的遠處去了。

轉過那拐角。一根荊刺在他赤裸的腿上劃了下。

前面霧更濃些，牛彷彿是兩片反射過來的影子，怪臃腫，一搖一擺衝進去。阿七

趕上，下勁的在牛屁股上摔了兩下。牛，這回却連尾巴也沒搖。阿七便一手在花牛的脊背一按，跳上去。

牛，偶然把那貪婪的嘴伸向路旁，拔幾簇嫩芒刺草嚼。

『呸！』

阿七啐了口膿痰，又唱起來：

哦呵……嚇……

一更到比一更難，

雞嘴一張可就要亮了天！

白天肚子吃不滿，

哦呵……嚇……

這會的肚子可又癢又冒烟！

忽然，一粒眼淚似的東西，跟這聲響落下來……從那孩子黑得鐵鍋底樣的臉膛上。嗯！也許是霧在斗笠上凝結的一滴水吧？他沒哭過哇！……阿七將來是條漢子！誰不這樣講。瞧。別看臉膛黑，眉毛，眼睛，就那麼十二分清秀，端正，只是肩膀瘦些，那早晚會「發」呵……

他眨一眨眼，——一陣昏黑。

在那一陣昏黑裏，彷彿一切都變得黑滲滲的了；峭壁，峭壁頂上的雜樹林，針一般橫截下來，的老松枝……黑，黑，就連那兩條牛，也變成一滿黑。不好……黑牛，哼！只有阮夸子家養過一隻黑牛，可是在去年收過穀的時候，因為交不上租，給李五老爺的狗奴才牽去了。不是阮夸子還鳴鳴哭，碰響頭，阮大嫂呢？就拚命的劈手去搶……給踢了一腳……

嘿！想起李五老爺，阿七就嘔心。

可是，牛總不能讓他黑，黑牛是會搶去的……

他狠命的去抓着牛角，身子微微一傾，險些落下來。這樣一來，他纔清醒了。

霧彷彿淡了一點。

『呸，活見鬼呵！』

呸了口。嚙嚙上一句。就正了正屁股，回過頭去。從那稀稀密密的樹林裏，剛走過來的路，就像一條鉛皮蛇，蜿蜒在深藍深綠之間。牛踩的泥腳印還沒乾呢！……這種天，就是愛反潮。一塊，一塊，黑黑的儘是些個霉酵了的濕土。霉氣味到存不住。山風永遠習習的，習習的……

路更陡，突然寬起來。像給誰用繩牽着一樣，阿七回轉頭剛剛一怔，心裏唸道：『啲！到了……』

屁股早一欠，輕飄飄小身軀，猢猻似的跳下去。一本正經揚起荊條。

路的左旁露出一塊草坪，上頭草綠茸茸的，孔雀毛一般好看，可愛，幾棵細挺的

胡桃樹，掩護着一段石頭台塔，石塊，不那麼整齊，歪歪斜斜，如同一串從簍子裏爬出來的螃蟹。上去，是一所房子，房頂上，也長滿了青草。

風播播的，草也播播的……

阿七揉了揉眼角，望一眼再往下去的山路。

那裏，霧雖然在旋轉着，可依稀的，已竟分辨得出來那些條綜錯的，色彩不同，崛強而又模糊的山沿綫，劃在浮動的白色裏，彷彿是反映在虹彩中的幾絲黑雲……那裏充滿了快樂和自由。他眼巴巴的瞧上一瞧，覺得那裏透出一點聲響……這聲響，是很詭祕的，像兩根絲的磨蹭聲，含着欣快……牛也貪戀的，捨不得這裏的欣快。花牛，搖着小尾巴，沉重的邁着不那麼十分利落的腳，鑽進那面一叢野櫻花下面去。

四月尾。嚇！野櫻桃花開得纔滿好呢！深紅，淡紅……從那小姆指粗細的梢上擠出來。發散着一股遲緩的氣味。這種氣味飄盪在空間，好像也含了深紅，淺紅。

黃牛把前腿一彎，想躺下去。

阿七驚醒了似的，趕緊車轉身子，揚揚手臂喊：

「呵噉……呵噉……」

兩條牛纔昂起頭額，兩位道高德重的偽善者一樣，搖搖擺擺給趕進那石塔下去。從那兒，石壁上有一個缺口，他們一齊沒進去。那石壁上，長滿了雞爪藤，葉子尖尖的，覆蓋了所有的灰黃的石塊。遠一些……更瞧不清楚。

頂高，頂高的峭壁上，第一綫太陽光晃了一下。

石壁後面，是一片空場，齷齪的儘是煤渣呵，石渣呵，砂子呵……一堆堆的。頂多的，靠一面堆得有一人多高的一排窯裏燒出來的瓦罈子。彷彿在那裏堆着就經過很長的日子了。上面，滿是些風雨蝕出來的斑點，一隻隻眼睛樣瞪着。

窯是在房子的斜對面，一個山凹裏。

是靠着山壁自然鑿成的。把窯裏石塊全扒出來，裏面就變成空空洞洞，往上去，

還有一根瓦罐子砌的煙囪從石隙間伸出。這會窖裏面是黑黢黢的。

牛，給趕進一個荊棘編的柵門裏去。

阿七鑽進窖洞子裏。裏頭，悉悉索索響了一陣。他又走出來，拖了一把大鏟，把窖門外的一大堆硬煤塊，一個勁兒往裏鏟。……身上那件藍土布褂子，不知什麼時候摔掉了，那瘦瘦的，和這老虎嘴一般的鏟子不那麼相稱的肩膀頂一伸，一縮，抽動着。嘩啦，嘩啦……

房子裏的人給這聲音吵醒了。頭一個從那嵌在石塊間的房門裏走出來的，是劉師傅——撲的，啐了口膿痰。捧着兩條鐵桿子粗細的胳膊，揚長走出去。轉過缺口，那臺，臺……的鞋底聲還響着呢！

太陽把突出的山嶺上所有的樹林，全照成紅色。

一陣烟，先頭是淡的，緩緩的。一會是濃的，迅急的，一會更濃更急，更濃更急，……從煙囪口上噴出。

又誰在黑暗着的房子裏，打了兩個噴嚏。

阿七却疲倦了似的，把鐵鏟往煤塊上，噹……的一扔，就哈着腰坐下了。把兩隻黏黏的小眼睛瞧着那窖坑中心的一點，一點，蠕動着，紅起來的火星，彷彿是多少隻螢火蟲在那兒攪作一團。然而在他眼前搖晃的，却是另外一張臉影……

——那是阿巧！

阿巧的臉，黑黑的，在那長眼睫毛下，永遠閃着藍的微茫的臉。……剛纔去上山阪放牛的時候，哼，阿巧今天不喜歡，沉悶的躺在他懷裏就一句話也沒講。爲了什麼？她……她……不是那麼活活潑潑的一個姑娘嗎？今天，可不對勁，就像一宵沒有閤眼皮睡過覺似的，她……

忽然一點黑影，在眼前一閃，吱，吱，……一隻山喜鵲，撲的叫着掠過。

叭，叭，……窖裏的煤塊，崩解了般爆炸起來，突的，由煙囪上撲下一點風，等這風變成了熱熱的，由口上噴出，烤着阿七的臉的時候。裏面紅紅的火焰，嘆一下長起來，

熊熊的，光耀的，照着四壁，連阿七的鐵皮臉，也掙出一塊，一塊，醃了油脂似的閃亮。這會纔看得見，在那火池的四週遭，挨着擺的，儘是些粗糙的沙土捏成的盆，碗，昨夜放進去，爛了一宵。這會，那白白的皮上，就漸漸堅滑起來了。

『阿七！阿七！』

石房裏李頭兒的啞嗓子鬼樣喊着。阿七從鼻筒裏，不高興的嗯了一聲。却悄悄唧唧着：

『奶奶個×……累死人，不償命呵！』

就懶懶的站起來，撲了幾下屁股上沾的土。把一面木頭門似的堵頭，往窖洞口上一扔，轉過身來走去。天空，魚肚白的薄雲時不時把太陽遮住。太陽却飛一樣，從旁處尋一條隙縫落下來。

一隻狗，懶洋洋的拖着尾巴，從一架剛長葉的葫蘆下爬出，仰仰賴，打個呵欠。

『狗也比咱老子舒坦！』

命運的手掌，把阿七播弄得真夠瞧的。阿七……哼！幾年前，父親死了。你知道，在那時，他祇是一個小孩子。沒有思路，也沒有選擇的，就那樣，他跑到這深山裏來。山谷裏，樹梢上掛着他每天，每天，浮升的靈魂，夢……

辛苦，汗，淚……壓積着，使他十八年的青春，變成一條黑炭。

老板——李福常常瞧着人家說：

『這小子……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呵！誰管他，你說……世界上，世界上，上，哈哈……』

每一笑時。他多肉的臉上，哆嗦着，鼻頭也紅得像枚山楂了。

『……將來也許是條漢子，將來……阿七！你不會忘了，我是你的恩人呀！你這喂狗牙巴縫的骨頭，也有今天……眼看成人了，眼看……噫！』

阿七知道自己的星宿低。每天，低着頭，辛辛苦苦，給老板趕活計；早晨帶着星星

往上山阪放牛。晚晌，不管是風是雨，往下山阪放牛。中間，做工，捏盆胎，碗胎。一到晌午，就惻。然而，然而……窯裏的火熄滅哪！李頭兒，劉師傅的洗腳水，這些全是他的麻煩。等到夜來了。山谷中涼森森的了。人家的鼾聲，都從夢裏不停的往外送。阿七却蹲在窯洞口上，看着燭在火池旁的碗盆。

他知道，自己只是一把喂狗牙巴縫的骨頭！

命運的手，在他額頂上捏上了黑字。辛苦，流汗，肩膀頭一天比一天瘦，他知道。

……

落淚的時候，是在身旁沒人的空兒。或是黃昏，當劉師傅那個四十幾歲的傢伙。性情黏黏的，個兒不高，在那小鼻梁上兩眼是深深向裏凹着，中間像一個小潭，充滿了憂鬱，憂鬱……的淚水的傢伙。躺在胡桃樹下，嚼着汗烟管，哼，哼，唱：

小黃瓜兒尾巴苦，